

## 2023年第35期新闻稿：她还没写下自己的人生篇章让世界知晓，就被残忍杀害



《我的棒棒糖人之城：上升双子》阿皮塔·辛格（印度）作于2005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4年8月8日，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RG Kar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名31岁医生结束了36小时值班，与同事共进晚餐，并在下次值班前到一间研讨室休息。第二天，在被报告失踪后不久，她在一间研讨室里被发现，尸体显示出所有可怕的暴力痕迹。由于印度法律禁止透露性犯罪受害者姓名，她的名字不会出现在本篇新闻稿中。

这位年轻医生的遭遇绝非个案：在印度，每十五分钟就有一名妇女**报告**被强奸。2022年，至少**报告**了31000起强奸案，较2020年增加 12%。这些统计数据大大低估了性犯罪的严重程度，许多案件因为受害者害怕社会惩罚和父权制下被质疑而没有上报。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了一项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广泛**研究**，使用了2000 年至2018年间161个国家的数据。结果显示，30%的妇女“曾遭受亲密伴侣或非伴侣或两者的身体和/或性暴力”。这位年轻医生的遭遇令人愤慨，是常有之事的极端情形。



《聆听阴影》纳里尼·马里尼（印度）作于2007年

尸体被发现后不久，RG Kar 医学院校长桑迪普·戈什博士**爆出**受害者的姓名，并将一切归咎于她。医院跟这位年轻医生的父母说她是自杀的。他们等了几个小时，医院方面才允许尸检，仓促完事。她的母亲说：“她是我唯一的女儿。我辛辛苦苦把她培养成医生。可现在她人没了。”警察包围了她的家，不允许任何人与他们见面，政府向家人**施压**，要求他们尽快火化受害者遗体，并安排整个火化过程。他们想让真相消失。只是因为印度民主青年联合会（DYFI）的活动分子拦住了救护车，家人才得以见到尸体。

8月10日，在这位年轻医生的尸体被发现的第二天，印度民主青年联合会、印度学生联合会（SFI）、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组织在西孟加拉邦各地举行**抗议活动**，以伸张正义。抗议活动迅速扩大，全邦乃至全印度的医务人员都站在工作场所外，举着标语牌表达他们的政治愤怒。2012年，德里一名年轻女性被轮奸并杀害后，妇女运动再次走上街头，发起大规模抗议。参加这些抗议活动的年轻女性人数之多折射出印度社会中性暴力的严重程度，她们的演讲和海报充满悲伤和愤怒。8月14日

是印度独立日，数万名妇女在西孟加拉邦的抗议活动中高呼“夺回黑夜”（reclaim the night）。



《慰藉》拉妮·昌达（印度）作于1932年

这场抗议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医疗工会和医生的动员。8月12日，遇害医生所属的驻院医师协会联合会（FORDA）呼吁所有医生暂停非紧急医疗服务。第二天，印度各地政府医院的医生穿上白大褂，照此执行。印度医学协会主席阿索坎会见印度联邦政府卫生部长纳达，提出了**五项要求**：

1. 医院必须是安全区；
2. 中央政府必须通过一项保护卫生工作者的法律；
3. 受害者家庭必须得到充分补偿；
4. 政府必须限期展开调查；
5. 驻院医师必须获得体面的工作条件（不用轮班长达36小时）。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高达38%的医务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涯中遭受过肢体暴力，而在印度，这更是天文数字。近75%的印度医生**表示**遭受过某种形式的暴力，而80%以上的医生表示压力过大，56%的医生睡眠不足。这些医生大多遭到病人家属的攻击，他们认为自己的亲属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服务。女医生在抗议活动中的证词表明，女性医务工作者经常遭受来自病患和医院其他员工的性骚扰和暴力。她们中有很多人**说**，这些机构的危险风气令人难以忍受，护士因性骚扰和其他形式骚扰而自杀的比例很高就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一严重问题却很少受到关注。用“护士”、“印度”、“性骚扰”和“自杀”等关键词进行在线搜索，会发现仅在过去一年中就有大量报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医生和

护士对 RG Kar医院年轻医生的死亡反应如此激烈。



《无题》迪帕利·巴塔查里亚（印度）作于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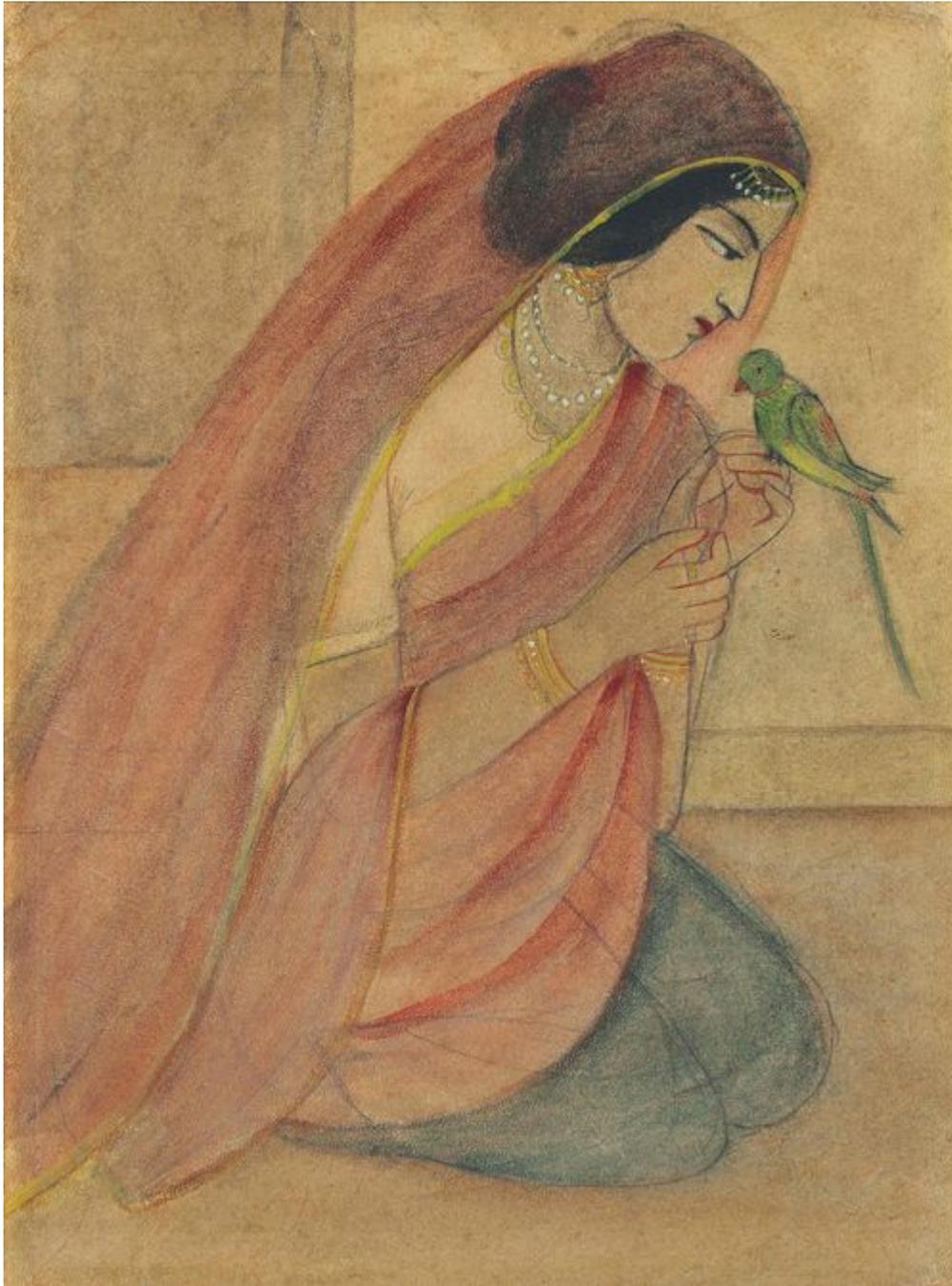
8月13日，加尔各答高等法院命令警方将此案移交印度中央调查局。8月14日晚，破坏分子毁坏大量医学院校园财产，袭击了在午夜参加烛光守夜活动的医生，向附近的警察投掷石块，并破坏现场遗留的证据，**包括**发现受害者尸体的研讨室，这表明他们企图扰乱任何调查。针对这次袭击，驻院医师协会联合会再次罢工。

当局非但没有逮捕现场的任何人，反而指责和平抗议活动的领导人是罪魁祸首，**其中包括**发起第一次抗议活动的印度民主青年联合会和印度学生联合会领导人。警方传唤的人之中有西孟加拉邦印度民主青年联合会秘书米纳克什·穆克吉。她说：“与破坏医院相关联的人不可能来自民间社会。那么是谁在保护这些人呢？”

警方还传唤了两名医生苏巴纳·戈斯瓦米博士和库纳尔·萨卡尔博士到警察局，罪名是散布有关尸检报告的错误信息。事实上，这两人是邦政府的公开批评者，医师团体认为传唤两人实为恐吓，并与他们一道游行至警察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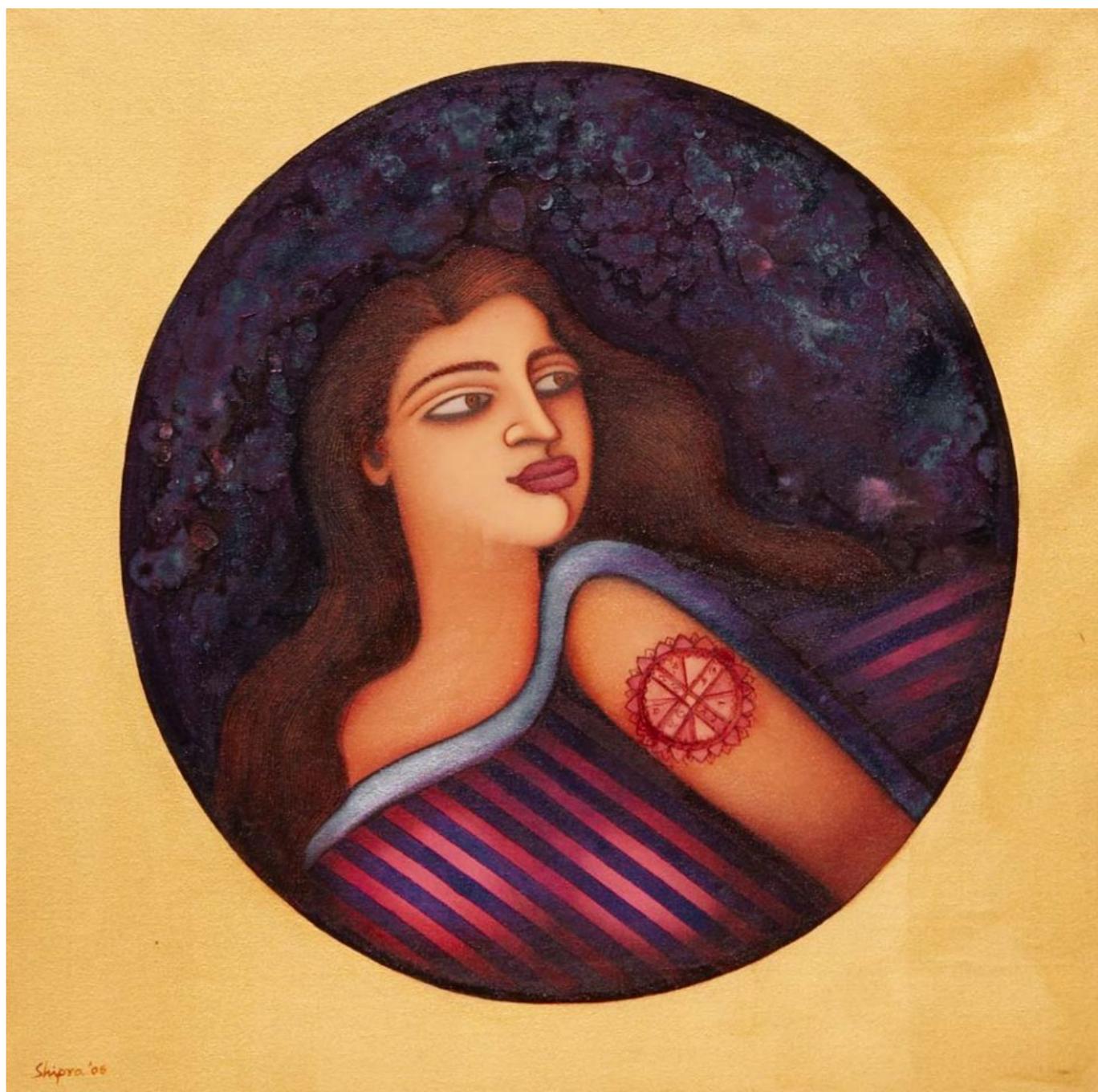
人们对全印度特里纳穆尔大会党（All India Trinamool Congress）首席部长马马塔·班纳吉领导的西孟加拉邦政府普遍不满，该党是1998年成立的中右翼政党，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该邦执政。对该邦政府缺乏信心的一个尤为突出的例子是，该邦政府在戈什博士辞去RG Kar医学院校长职务后，匆忙决定重新聘用他担任加尔各答国立医学院的校长。加尔各答高等法院**斥责了**政府的这一决定，并要求戈什医生在调查期间继续停业。

戈什医生不仅对这位年轻医生遇害案处理不当，还被**指控**犯有欺诈罪。有指控称，遇害医生原本要公布更多戈什医生在医学院腐败的证据，另有指控称性暴力和谋杀是为了让掌握另一起犯罪案证据的人保持沉默，这些指控现已**传遍**全国。鉴于权势阶层自由度很大，政府不大可能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



《女士和鸚鵡》苏纳亚尼·德维（印度）作于20世纪20年代

西孟加拉邦政府的特点就是害怕人民。8月18日，该邦的两支标杆足球队——东孟加拉队（East Bengal）和莫亨巴甘队（Mohun Bagan）——将争夺杜兰杯（Durand Cup）。得知球迷们打算在看台上抗议，政府**取消**了比赛。但这未能阻止两支球队的球迷与西孟加拉邦第三大足球队伊斯兰教徒体育（Mohammedan Sporting）的球迷一起在盐湖体育场（Yuva Bharati）外集会，抗议比赛取消和年轻医生遇害。他们说：“我们要RG Kar案伸张正义。”他们因此遭到警察**袭击**。



《渴望》希普拉·巴塔查里亚（印度）作于2006年

多年前，诗人苏博·达斯古普塔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铿锵有力的诗歌《我就是那个女孩》（Ami sei meye），是这些斗争的真实写照：

我就是那个女孩。  
你每天在公共汽车、火车、街道上看到的那个人  
其纱丽、额角、耳环和脚踝  
你每天都看得到  
并且

梦想看到更多。  
如你所愿，你在梦中见到了我。  
我就是那个女孩。

.....

我就是那个女孩——来自阿萨姆邦柴巴干的棚户区卡明巴斯提  
你想在午夜把我绑架到萨希比洋房，  
你的眼睛陶醉在壁炉灼热的光芒中，想看她赤裸的身体。  
我就是那个女孩。

.....

在困难时期，全家人都指望我。  
母亲的药是我打工挣的学费买的。  
我用外快给哥哥买了书。  
我整个人都被大雨淋湿了  
头上顶着黑色的天空。  
我是一把伞。  
在我的护佑下，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

.....

就像一场毁灭性的野火  
我将继续前行！而在我前进道路的两旁  
无数无头尸体  
将继续遭受  
可怕的痛苦：  
文明之躯  
进步之躯  
改良之躯。  
社会之躯。

也许我就是那个女孩！也许吧！也许……

本篇新闻稿中的画作均出自生于西孟加拉邦的女性之手。

热忱的，

Vijay

